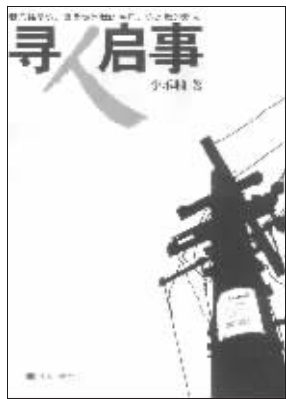


## 庄亦归突然出现在我家,而且口口声声喊我孙子

16



李承鹏 著  
万卷出版公司友情推荐

## [内容简介]

掘得第一桶金后,李可乐和他的四个朋友开了一家寻人公司。一次,他们刊登的寻人启事被一个空姐看到了,而他们需要找的那个人恰巧就在空姐服务的那个航班上。空姐打来电话,就此认识了李可乐。接下来,李可乐就一直为了公事和女人忙碌。在经历一连串的都市历险后,李可乐修炼成一名英雄。

## [上期回顾]

我坐在天桥上想寻短见,被甄美美救下了。她管了我一顿饱饭。见到我和甄美美如此亲昵,康红很生气,怀疑我和甄美美有不正当关系,我一气之下,要求她把我铐起来,关进牢里。她拒绝了,不过,她说,总有一天会把我关进去的。

## 都市传奇

## 我被判了10年刑

在康红的“监视”下,我去乡下捐建助学,这是我以前答应青青的,虽然她现在离开我了,但我还是要坚持完成。不料,在回来的路上,我们遇到了地震。

我和康红克服重重困难,回到成都。回来后,我病了,居然是急性传染性肺炎,由于我是震区来的,拘留所怕传染其他犯人,赶紧把我转移到传染病院的单间。

我康复后不久的一天。康红和杨警官面无表情地站在我面前,拿了一张纸:经中级人民法院判决,李可乐因诈骗罪,判处有期徒刑10年。康红让我在上面签字,说庄家现在已是这座城市最大的房地产投资商,要求严惩诈骗犯,所以判得比较重,10年。我眼睛模糊,胡乱在上面签了名字,想到当初在庄亦归的合同上签下李可乐这三个字时,就头皮发麻背心发冷,他还冷哼一下让我感到很不好,事到今天,果真证明当时的感受是对的。康红说:明天就送你上山,在走之前你还有什么想说的。

我哭出声来,我知道这样显得很男人,所以康红很不屑地让我别哭时,我说:其实我只是想我妈了。

康红说:明天上山,正好顺路送你回家看一下你妈。我鼻涕眼泪齐流,觉得要显得潇洒一些,使劲抹去眼泪,我不要这女人看不起我,我不要世上的人看不起我。

我曾设想过我被送上山时的天气,那应该是秋高气爽、万里无云,我穿着囚衣、戴着枷,站在一辆牛车上在阳光中缓缓前行,我还把脑袋伸出洞口,对四周围观我的群众大喊,杀头不

过碗大个疤,18年后老子又是一条好汉。当时正值早上,群众有的拿着油条在吃,有的端着豆浆在喝,他们见我英勇,就齐声为我叫了声,好汉。对了,一定要有包子,有佩服我的人就拿了包子塞到我嘴里,说好汉慢走。而我嚼了几口吐的一声吐出来,昂首喊,不慢走,刀子快点,给爷一个痛快……

可真正送我的这天,天阴不阴,阳不阳,路上的群众各自低头忙着赶路上班,有的还在为争夺公交车好位子吵架,根本没人注意到我这条好汉。

## 我妈妈一鞋打中杨警官

从来没觉得家乡这么好过,我们村处在一片缓丘之上,正是秋天,到处都是打着金黄的谷子、点种青青的小麦、挖着硕大的红薯,田野上跑着孩子和各色土狗。即使在地震,我们村也没受什么影响,轻轻晃了晃而已,听说这是因为我们那里的地质特殊,包围着一层厚厚的粘土,有很好的缓冲作用。

连我爸和我妈的墓也保存得很好,两个墓碑并排靠着,墓碑上的照片清晰可见,我从来没认真观察过我爸,其实他长得挺帅的;我从来没看过我妈,照片也很少看,发现她年轻时一定是个美女,那样子和青青还有点像。我叹口气,我爸没完成我妈的遗愿,我没完成我爸的遗愿,我觉得我们父子都很失败,不过至少我爸是个好人,而我是个坏人。康红默默地在一边看着,她还把手铐给我解开,好让我能给老人磕几个头。

我妈闻讯赶来,见面就抱着我痛哭,问我要不要带点腊肉,要不要带点钱,要不要带点烤红薯。杨警官就在一边不耐

烦地说这是上山改造又不是去旅游,10年后等他回来再吃。我妈就站起身来,怒目而视,杨警官心里发毛但嘴里还强硬着,他是去改造的……我妈哇哇大叫就向他扑去,杨警官见势不对,拔脚就跑,我妈在后面边追边骂:改造,用得着你们改造?从老娘肚子里出来时还是好人,到你们城里一改造,就改成坏人了,你给老娘站住……嗖,啊,哎哟,哗。

大家知道,嗖,是我妈的飞鞋,啊,是命中杨警官后脑勺,哎哟是吃痛不过。有人一定要问,哗,是什么,我也奇怪,哗居然是飘散的钞票。那只飞鞋击中杨警官后脑勺,飘出十几张百元大钞,我妈酷爱飞鞋,所以一般不在鞋里装钞票,连鞋里都装有这么多钱,证明这次钱赚得不少。

我问我妈哪来的钱,我妈脸色大变,咳咳干笑了几下,突然恍然大悟的样子,呀我的猪还没有喂,鸡在咯咯地叫肯定下蛋了,双黄蛋。转身就走。

我大喝一声,站住。我妈就像中了镖一样钉在原地一动不动,我一字一句问:你是不是把我爸留给我的琴谱匣子卖了?我妈缓缓转过头,尴尬地笑笑,其实也不是卖,而是换。我大声问换什么了,我妈说换了一个电视机外加换了五千块钱,然后手一指我身后说你看来了好多人呀……我回头望了一下,发现上当,我妈已如箭一样射出去了,想不到我妈年近60了,腿脚还这么有力,还这么耍赖皮,我呐喊一声,发奋直追,还我琴谱匣子,匣子。

## 庄亦归说我是他孙子

我妈在前面跑,我在后面追,康红在我后面追,杨警官摸

着脑壳也开始追,一行四人有前有后,逶迤而行于田边上,惊动了一群正在撒欢的土狗,为首的那条还汪的一声,率部也跟着我们追,一时间宁静平和的乡村,鸡飞狗跳,我抽空还遥望了一下远方,远方似乎还来了一支车队,尘土滚滚。

我妈跑得快,回家就把门关上,我喊开门,她说不开,我说不开就砸门了,我妈说不开不开就不开,猛地开门打开,康红也气喘吁吁跟过来,捂着胸口小脸煞白地说:我才明白为什么你跑得这么快,遗传,你妈绝对应该去参加老年奥运会。

杨警官也追过来了,大喊大叫:老太婆你居然敢袭警,开门,不开门我开枪了,你儿子还在我手上。哗哗拉动几下枪栓,康红怒斥:动不动就拔枪,你出息得很多。杨警官讪讪收枪。

我妈不怕杨警官,却怕他伤害我,猛地把手打开,高举两只42码老布鞋大吼:谁敢动我儿子一根寒毛?那造型实在太张牙舞爪了,我气不过,把我妈的飞鞋缴下,质问:匣子呢,你卖给哪一个了,快说……我妈紧闭嘴巴,一副打死也不招的样子。我气急败坏,我怒火中烧,我妈一辈子都不放过我爸,欺负我爸,连我上山的时候都不给我留个我爸的念想,所以当时我调动丹田内气,仰天长啸——还我匣子,匣子,子,子,子……后面的是回音。

余音未绝,就听到一个苍老的声音,匣子归我了。我回头一看,庄亦归。他居然拿了这匣子。

我发疯了一样去抢那个匣子,庄老龟,我帮你找儿子龟孙子,没找到也不至于把我害这么惨,我欠你钱,以后还你就是,这匣子才值几个钱,你连它都不

放过,你还我匣子,这是我爸给我的匣子,庄老龟听到没有……

庄老龟听我骂他的时候气得白发竖起,可听着听着,竟然笑了,直夸:龟孙子你说得好,说得好。

这下我倒愣了。我正思量是否要改变一下战术,见庄老龟把手上的匣子往我怀里一递,说:送给你了。

我愣住了,这时我妈却一溜烟跑过去接住,眉开眼笑地说:谢谢老爷爷哈,现在好心人还是多,那天我刚卖出去其实就反悔了,可是那狗日的瘦子坚决不还给我,还说钞票到手、豆腐渣灰,卖了概不退还这种狗屁话。我妈突然捂住匣子,老爷爷,你这可是送的哈,不要反悔,俗话说:钱到手,水沾灰。

庄老龟呵呵一笑:可你并没给我钞票,所以不算沾灰。我妈死死抱住匣子:不给,就不给。

庄老龟手指我妈,叹口气:你这妇人,真是苦了我那儿子了……他猛地转头,白发苍苍、两眼放光,大声对我说——

你这个龟孙子,这不是你的匣子,这是我的匣子,我把这匣子交给我妻子,我妻子把这匣子交给我儿子,我儿子把这匣子给我儿子的儿子也就是我孙子,因此,我是你爷爷,你是我孙子,听懂没有,你敢骂我老乌龟,那你就龟孙子。

一阵大风吹来,把我的思绪吹得有点乱,我嘴巴张大,结结巴巴地说:你少给我子啊子啊的,别以为我听不懂,你这是在骂我。

庄老龟扬手,我不但要骂你,我还要打你,因为你是我的孙子。扬手就打,想了想却紧紧抱着我,孙子,孙子,快叫爷爷,快叫……

## 在庆祝老酱油厂重生的会议上,一群工人前来抗议

7



王刚 著  
人民文学出版社友情推荐

## [内容简介]

主人公冯石是一个地产商,表面上是一个拥有财富的贵族,但实际上却过着一种入不敷出的生活。冯石为了打造自己的“Modern”,不得不从银行大量贷款。于是,徐行长的儿子徐绅、酱油厂厂长毕石章、海归行长周冰雪、市长助理林肖肖等人一起上演了一场戏剧人生。

## [上期回顾]

周冰雪开始说要投资拍电影,并且同意给冯石贷款,但是突然就变卦了,周冰雪去了国外,徐绅也一脸失魂落魄,毕石章那里又催着冯石给支票兑现,冯石陷入了绝望,并且不小心受伤进了医院。在医院里,徐行长来找冯石,苦苦哀求冯石帮他找回儿子徐绅,并同意再贷款五千万给冯石。冯石一下又“活”过来了。

## 地产风云

## 不祥的预感

有钱以后是什么感觉?有了五千万是什么感觉?那钱是借的,是银行的钱,终究是要还的。可是,在冯石的脑袋里,没有这种概念,那钱只要借上了,就是自己的钱了。冯石多年来就是这种感觉。

北京东边当时天空很蓝,不远处的臭水河总是有阵阵怪味随着微风飘来,把冯石和姜青他们内心的喜悦和这种臭气连接在一起。

冯石、姜青、关树刚到两分钟,被称为市领导的林肖肖的车就到了。他下来,看见了冯石和姜青,就过来与他们握手。那时候,已经到场的人有:国资委的魏碑副主任,市委于副秘书长,国土局的王明善副局长,银行的徐行长……

冯石在那之前曾专门给毕石章打过电话,说:毕厂长,你完全可以去新世纪饭店或者我的酒店里开这个会,选一些代表参加就行了。毕厂长不同意,他说自己做任何事情都绝不会瞒着工人,而且是全体工人。

大会隆重开幕,老酱油从此将要天翻地覆了。主持会议的是毕厂长,他先是请市领导林肖肖讲话。

林肖肖满面春风,他几个月前跟冯石在潮江春吃饭时,表情正相反,是眉头紧锁。现在,主席台上的林肖肖精神焕发。冯石心里高兴,由林肖肖公开说出自己的公司有实力,这比任何广告都强。林肖肖的话,无疑是给在座的几个银行行长打强心剂。但谁都能听出来,关于冯石公司实力的注解,不着边际。

那时,现场还很安静,只是隐约阵阵风吹过来,不是从南边吹

来的风,而是从北边,这让冯石感觉奇怪。那不断弥漫过来的凉爽的气息竟然不臭了,渐渐变得有些让他紧张起来。在冯石的内心,产生了某种不祥的预感。

## 一群工人到会场抗议

那时,轻工业局的哈副局长正讲话,从刮北风那边的白杨树林后传来了喧哗声,黑压压的一群工人向现场这边涌来。看不清他们任何一张脸。

但是,人群的呼声传到了会场,听不清喊叫的是是什么,但感觉得到群情激昂。毕厂长的脸色变了,他大声喊叫着,没宣布散会,就请各位领导赶紧退场。

一行人跌跌撞撞下台去。冯石突然走神,想到“下台”这个词,感觉不太吉利。他的脚下就出现了犹豫。冯石站住了。

姜青和关树愣了,他们赶紧推他,冯石反手把他们推开。冯石走回了主席台,他没有坐回自己的位置,而是坐在了市领导林肖肖的位置上。冯石对发愣的服务员说:小同志,换杯茶,好吗?冯石又对跟回来的姜青和关树说:二位请坐。

这时候,人群已经走上了主席台,一张张愤怒的面孔包围了他们。狼狈逃窜到停车场的一群领导并没有逃脱,早有工人群众堵死了出口。于是,一行衣冠楚楚的大人物又灰溜溜地回到主席台。

工人领头的是那个卖狗的工会主席,他抢过话筒,招呼工人们安静,然后说:各位领导,我们是来讲理的。在工会主席的唾沫星子喷向各位领导的同时,还扔有一些杂物和垃圾从主席台上扔到各位领导。吵闹声响成一片,麦克风不时发出刺耳的啸叫。

一根根手指头指向几张领导惊慌的脸,争先恐后的人们挤倒了桌子,压倒了领导。毕厂长奋不顾身扑过来,高声吼道:你们有气冲我撒,不准侵犯领导。你们骂我打我都行,就求你们千万不要侵犯领导!

这时候的冯石忽然感到了失落,因为那些愤怒的工人居然没有冲击他,他们冲击工厂领导,冲击政府领导,偏偏就放过了他这个“奸商”。冯石笑了,他感到了优越。工人们的气血控诉丝毫不会给他带来惊慌,反倒带给他痛快。

场面更加混乱了,几个工人把毕石章紧紧抓着,就好像是他们怕他跑掉一样,有的工人甚至还拿来了绳子,想把毕石章绑起来,却被那工会主席制止了。

这时,一个老工人,突然冲过去,朝毕石章的脸上打了一巴掌。毕石章一点也没有示弱的感觉,相反,他真的像是要上刑场的烈士一样,昂着头,对工会主席说:建忠哥,你不能这样。我大学毕业刚来的时候,你就是我师父。我们曾经共同……

工会主席周建忠打断他说:你不好意思跟我们讲过去?你出国的时候,我在卖狗。你喝酒的时候,王师傅在捡垃圾。你买了新车,我们连看病的钱都没有了……

毕石章说:整个国有企业都成了烂摊子,国家不管我们了,你又不是不知道,我现在想尽一切办法,就是要改变现状。你们恨我,光恨我,这是不公平的。

那个打他的工人再次冲上来,说:别人腐败,我们没有看见,你在我们眼皮底下腐败,把工厂毁了,为什么不打你?……

## 冯石发表演讲

冯石就是在那个时候站了起来,从老工人手中拿过话筒,开始了他的表演。冯石的讲话以“工友们”开始,然后是“工人兄弟们”。

冯石说:工人兄弟们,冲我来吧,放开毕厂长,放开各位领导,所有的一切都冲我来。因为我就是冯石,就是你们批判的那个狼狈为奸贱买国有资产的奸商!冯石顿一顿,接着说:工人兄弟们,严格说,我不是奸商,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本家。

冯石把“资本家”三个字说得很有节奏,很清晰,效果非常好。

果然,短暂的惊讶之后,在工人心中扎根了几十年的阶级情感被引爆了,所有的唾沫星子和愤怒都冲着冯石来了,冯石像是在汪洋中的一条小船,在风浪中颠簸飘摇。

即使在那样的混乱中,冯石也没有放弃话语权,那个麦克风在他手中紧紧地攥着,所以,他能够在工人愤怒的短暂低潮时,说出那一句惊天动地的话。

这时候,冯石看着主席台上的领导们,说了一句非常谦虚又非常真实的话:离开了小平同志的好政策,离开了改革开放的大时代,离开了各位领导的支持,我冯石什么都不是啊!

冯石说着,把目光投向在座的领导们,他依次注视他们那眼睛。轻工局副局长、国资委副主任、国土局副局长、银行徐行长,还有于副秘书长。他不让他们的目光躲闪。

会场出现了难得的安静,工人们在片刻的茫然之后,都明白了冯石停顿的意义,他们都把目光投向领导们。那是无声的巨大

的压力。所有领导的心情都一样,都厌烦了近似于被绑架的身份,都渴望马上逃离这个风暴中心。所有人也都明白,不给工人承诺,他们是不可能离开这个地方的。虽然他们都身份显赫,一个电话就能叫来警察,但没有一个人按动报警的号码。这是很丢人的群体事件,不就地平息,让高层知道了,会有很大的麻烦,被人利用一深究,说不定就刨出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来。

但是,领导们再着急,也不可能给工人承诺。在这个主席台上,唯一能够给工人承诺的,就只有这个冯石。他们知道冯石心里想的是什么,是相关手续、是更多的贷款、是土地使用证,等等。现在这个冯石把球踢给他们,也就把炸药包踢给了他们,他们要是再装聋作哑,今天怕是要被困死在这里了。

冯石又对着话筒开讲,他说:我说了,没有领导的支持,我冯石就是一条虫,有了领导的支持,我冯石就是一条龙。现在领导们都点头了,我冯石就放心了,大家也都可以放心了。要是以后有哪位领导忘性大,我可就领着老酱油厂的工人兄弟上你们家要饭去。

冯石说着,自己忍不住笑了,主席台上也都有了稀稀落落的笑声。接下来,冯石开始了他那番慷慨激昂的演讲。

他说:我的任务是要把这儿改造成北京最好的地方,北京老话说:东富西贵,北贱南贫。可是,你们相信我,我会把我全部的心血和全部的力量以及全部的资金——几千万、几个亿、几十个亿统统砸在这片土地上,不出几年,整个东四环,在我的带动下,将会变成北京真正的富人区……